



重庆打黑系列

高铭
◎ 著

洪庆南

Hong Qing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虹情

Hong Qing

高铭◎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Kang L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虹情 / 高铭著.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24-5719-0

I. ①虹…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7354号

虹 情

高 铭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周 娟 刘 玲 张冰杰

责任校对: 邹 忌 责任印刷: 张 策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IX)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337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719-0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 第零章 响枪了 / 001
- 第一章 棒棒李拓 / 007
- 第二章 紫檀花公寓 / 016
- 第三章 雾里开花 / 024
- 第四章 马头巷十七号 / 033
- 第五章 宿命的翻转 / 046
- 第六章 飞翔的白子行 / 055
- 第七章 美古的欧阳卿 / 067
- 第八章 花落花又开 / 076
- 第九章 美古的男人 / 089
- 第十章 白子行 / 098
- 第十一章 神经老二 / 110
- 第十二章 夜行的美古 / 118
- 第十三章 牛街大院子 / 126
- 第十四章 有客到 / 141
- 第十五章 欧阳卿的女人 / 151

第十六章	白子行的游戏 / 163
第十七章	雾从江上来 / 181
第十八章	陈凡之死 / 193
第十九章	渐行渐远 / 203
第二十章	事属必然 / 215
第二十一章	游戏的死结 / 226
第二十二章	滚烫的饼子 / 239
第二十三章	不宜而战 / 249
第二十四章	美古的玩具 / 260
第二十五章	迷雾渐消散 / 270
第二十六章	李棒棒的秘密 / 282
第二十七章	雾散之前 / 292
第二十八章	虹情未了 / 302

第零章 响枪了

1

欧阳卿从退伍以来终于打了第一场架，用上了原本以为已经没有用场的格斗功夫。他站在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的电子游戏室里，手里提着一根从倒在地上的几人手中抢过来的钢制水管，很悠闲地看着对方的十几个人，身后躲着头上被砸开一条口子的表弟陈凡。几台已经被打得东倒西歪的游戏机翻倒在地，倒还给腾出了一片空间来。站在欧阳卿对面的男人，光头大脑袋但眉眼儿并不粗鲁，说话也还细声细气的：“兄弟，你的人玩输了游戏还撂我的场子，这不对吧？”

欧阳卿一手扶着在背后筛糠的表弟淡淡地笑了一下：“既然你说是玩儿，我们就不该在你的‘足球游戏里’输得如此惨吧，又没参加中国足球队，是不？你在‘游戏’里究竟做了什么手脚，地球人不知道我知道。”

光头男人望了望倒在地上的两个剃平头的手下，又望望身边的人笑了：“我说兄弟，你人不大气倒是很粗啊？”顿了一下却说：“好吧，不打不相识，既然六哥说话了，你们就走吧，但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免得大家都不痛快。”

欧阳卿拖着不争气的表弟走出游戏厅大门，远远就看见白子行倚在对面的一根路灯柱子边上冲着他似笑非笑的样子，倒像是专门在等他。

欧阳卿把陈凡安顿进医院住下，才和白子行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卖通宵地火锅的摊子上坐定，点几个菜，烧了一个这城里人爱吃的煨辣牛肉小火锅。欧阳卿说，“你老人家让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不就是政府里一拆房子的，怎么什么人你都认识？”

白子行懒洋洋地说：“你老人家又哪根筋不对了，我认识谁了把你急成这样？”

欧阳卿也不跟他废话：“六哥是谁？”

白子行还是懒洋洋的：“六哥？五哥的弟弟嘛，这点儿智力都没有？”

欧阳卿正经了脸面：“你就跟我马虎吧，那里头水深得很知道不？”

白子行从锅里捞起一块牛肉来白了他一眼：“你不谢我临危救急也就算了，倒跟审贼似的，当过两天特种兵有几乎功夫就以为自己理所当然警察，不是没考上么。”

欧阳卿给白子行倒上一杯高粱酒：“你别不知好歹啊，这些平头、光头都是些有帮有派的渣滓，以你的身份和他们扯上关系不好，我这个退伍的大头兵不是又没考上警察么，你要进去了我都没法捞你，只能给你送饭了。”

白子行再白他一眼：“我一个科级干部还叫有身份，当过兵的就是想象力丰富，你老人家见天儿去风街儿玩，那些店儿可都是这些有帮有派的渣滓们开的，你不要告诉我是去卧底的啊？再说了，现在早就不流行送饭，流行送人民币了。”

两人在深夜的路边不停斗嘴，又推杯换盏地喝着。其实他们都很明白，二十来年同学加兄弟的友谊会在以后出现岔路的，但究竟会岔多远谁也不知道，他们各自在驾驶着命运之轮朝各自的站台驶去。

欧阳卿在天光大亮以后回到家。刚洗完澡躺上床，欧阳妈便猫一样溜了进来，告诉他今晚哪也不许去，有重要的客人光临。

欧阳卿叹息一声将被子蒙过头，这也是命运的无可奈何。有一个急于抱孙子的妈妈，就注定了会有接连不断相亲的结果。他刚睡着却又被噩梦吓醒，梦见陈凡被砍得是血胡刺啦的，爬起来就打电话过去，确定他正和护士姐姐下军棋才放下心来，擦擦一头汗随手打开电视，电视里播的却是一桩大案的消息，说的是身价千万的老板在自家小区门口被枪杀。看着和自己有过一面之交的校友而今桥市的刑警队长何立坤一脸严肃地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又希望市民们积极提供破案线索，欧阳卿不由得感叹有时候钱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但立时又觉得自己有点酸葡萄的感觉，懒洋洋爬起来，想起白子行昨晚的那些话，觉得自己这同学也真让人有些疑惑。

2

月亮落下来，天空现出了鱼肚白。砰……砰……砰……砰，四声清脆的响声把桥市城边上的高档小区搅开了锅。瞬间，叫喊声如同敲乱的琴键般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区里嗖的一下灯火通明。几辆黑色的轿车亮起明晃晃的车灯如同受伤的

野兽般狂奔而去……

刘福全是这小区门岗新进的保安，二十岁的愣小伙子三步并两步跑到堵在门口的白色宝马车前，朝车内望了一眼就一屁股坐到地上爬不起来。车里手还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正是他的老板，地产开发商许力宏，这被称为“奇异花园”的小区就是他开发的，他自己也住在里边，门口的奇异物业管理公司也是他的。此刻他也是够奇异的，头和身上几个血窟窿，车内已是血糊糊一片……

桥市是一座极其热闹的城市。来来往往的人群总在喧嚣中过着自己的日子，但每个人都明白，在高档小区门口发生如此惨烈的事件总是让人心惊的，不过很多城里的老百姓似乎还有点看笑话的心情，谁让死的是一个离他们甚远的有钱人呢？但住在小区里的人却有些惶惶然，港片里才会出现的凶杀场面血腥而真实地杵在了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谁的腿肚子不转筋？生活总是奇怪地排列着它的逻辑，这样一件事搅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刘福全剧烈地呕吐已经差点把苦胆吐了出来，他斜靠在宿舍铁床的靠背上两眼发直，机械地在回答着对面不停玩着一款银白色姿宝打火机的男人的问话。

玩姿宝打火机的男人浓眉小眼，胖乎乎的脸蛋儿怎么看怎么是一个杂货店老板，却偏偏是桥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何立坤。他随意问着一些问题，脑袋里却过电影般回放着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一座从来热闹但并未失去秩序的城市如今显得很有些惶惑不安，是到了他这个“清洁工”必须用更有劲的铁扫帚来清扫城市垃圾的时候了。刘福全的惊慌原本在他的意料之中，但这比迷路的兔子更惊慌失措的表现还是让他觉得有些蹊跷。

何立坤拍拍刘福全的肩膀站起来就走，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突然转过身子以一副商量的口吻说：“你说要是没内贼接应那些匪徒能把时间掐得那么准吗？都跟诸葛亮似的在你们许总的兔子窝边来杀人，胆子也忒大了吧？”

刘福全被这话给问愣住了，呆了一会儿但还是摇了摇头。

何立坤的小眼睛最大的好处就是聚光，他已经从刘福全看似散乱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但也没有再追问，只是又重新回到了凶案现场。蹲在已经是人声鼎沸的地方，何立坤能看出来出事前这白色宝马车是缓慢停下来的，而死者应该是自己打开了一侧的车窗，那么他究竟看见了谁呢？

奇异花园是桥市城里最高档的几个小区之一。在被枪声吸引过来的小区业主们吵吵嚷嚷中，何立坤命令技术科取样，完毕后便迅速撤出现场，回队里开会。他突然注意到人群边上有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人静静地站在一边，有些漠然地看着眼

前的景象。何立坤走过去，递上支烟问也是住在这里的？

男子拒绝了烟说不会抽，他说自己是来这里找被打死的男人也就是这小区的董事长许力宏谈点事儿。许力宏在电话里说自己在外边办事儿一会儿赶回来，让自己在物管公司里等。不承想许力宏没等到，却等来了一阵枪声：许力宏倒在自家门口了。枪响以后他跟着保安跑出来，但并没看见什么人，只是恍惚间觉得有影子往小区里躲了，但保安跟着去搜，最终也没搜到什么。他说其实不用查也知道，不过又是帮派火并滥杀无辜而已。

何立坤掐灭烟问：“你怎么知道是帮派干的？”

男子反问：“我怎么就不知道呢？这死了的许老板身家千万，小区里的住房300平米，他开着宝马车在自家门口被乱枪打死，难道是少付了三毛钱惹着卖菜的了？”

白西装男子笑笑离开了，何立坤注意到他整个人都有些疲倦的样子。尽管此人并没有合作的意思，但至少让他确定了一个念头，刘福全没说实话。而这件事将要掀起来怎样一场风暴，他已经能感觉到那逼迫而来的强大气流。

何立坤的助手李若惜快步跑过来叫他去车上听车载电话。电话是政法委翟书记打过来的，一再强调要限期破案，翟书记在电话那头连说了三个岂有此理。

3

何立坤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李若惜这个二十三岁的警校毕业生，在门口已经好几次探进头来，见他老僧入定般地盯着桌上的案卷就没有再做声。她来的时间不长，但却很了解自己队长的习惯，最烦在思考的时候被人打扰。等到何立坤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走出办公室才发现外边大厅里就剩下李若惜这扎着马尾辫却也挡不住秀丽气质的小警花了。他走过去拍拍李若惜的肩膀，倒吓了也想事儿想得入神的小女子一跳。

李若惜有些嗔怪地说何立坤简直就是属猫的，老那么神出鬼没吓人，岂有此理。何立坤心里知道小女孩儿是喜欢自己或者崇拜着自己，自然有些不为人知的小得意。但他还是如同兄长般拉了拉李若惜的马尾辫说自己可不是猫，是老鼠，所以才老被李小猫欺负而不敢还嘴，这个队长当得真是委屈。

说笑之中两人走出来，刚到大楼门口便撞见匆匆走来的黄运来。瘦高个的

黄运来是荷花区刑警队的头儿。见着何立坤就说明天警报的花边新闻有着落了，“刑警队长密会小警花”，惹得李若惜骂他真是没可惜了这“黄”姓。黄运来兼着桥市公安局警报的主任记者一职，这个时候来不用猜也就是为了那起枪案的。

三个人在小酒馆里坐下，黄运来便拿出笔记本发问，一副很专业的文人派头。何立坤伸手摸摸他的头说就没搞懂，一个刑警不好好破案，干吗非要当文人？黄运来说这可是赶鸭子上架的事儿，当初是市局抓差没人，自己也为了替领导分忧才自告奋勇的啊。

李若惜夹一块西红柿，说这东西没熟，好酸，呕得黄运来拿眼直瞪她。

何立坤严肃了脸面说，今天凌晨这事儿可不小，明天检验报告一旦完成，就要在你们荷花区成立专案组，我和若惜以及郝强下到你们那里一起干，翟书记可是给局长下了死命令，又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不尽快破案，桥市的老百姓都睡不好觉是一定的。

黄运来点点头，说自己一早已经宣布所有刑警取消休假，大规模的摸排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事儿要是不揪出元凶来，自己这队长也真没脸干了。

李若惜说这不像采访倒像开作战会议了。何立坤点点头没说话，对于自己从小就熟悉的这座城市此时却让他有些陌生感。究竟是城市在快速的运动中疏离着我们，还是我们在疏离着自己的故乡？

黄运来告辞说回去还要连夜开会听取一天的进展情况，明早就等着何立坤过来全面铺开破案的工作，便又一阵风似的走了。

何立坤把李若惜送回家独自开着车往回走，心里还想着在小区门口李若惜眼波流转地看着他，轻轻问上去坐会儿不？他笑着把小女子推进大门去，把一句话压了下来。他三十八岁的年纪已经很不适合浪漫了……

何立坤并没有回家。一旦这城市发生了大案，他并不急于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那实际上除了做给领导看自己是勤劳的小蜜蜂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他把车开到了河街上的“远旗俱乐部”，门口站着一身红色露背装的礼仪小姐对他熟悉地点点头，沿着几步梯子走下去，里边一副热气腾腾的样子。他穿过喧闹的人群直接走进了305号包间。包间很大，足有二十平米左右，靠墙一排宽大的真皮沙发，意味着你坐着或者要躺着，干啥都不会担心掉下来；沙发前同样宽大的大理石面的轻钢茶几上，摆着两套酒具，一瓶芝华士、一瓶XO，显出了这房间的分量；对面是占了半壁墙的液晶电视，一套“骨灰级”的音响设备等待启动；打开一边的门走出去就是宽大的阳台，阳台下便是静静的嘉陵河。

房间内同样穿着红色公主裙的房间“公主”见何立坤走进来，便满脸是笑地迎过来，不待女子说话何立坤便让把侯总请来。

俱乐部的总经理侯进个子不高，永远在鼻梁上架一副平光眼镜，手里不离翡翠烟斗。他快步走进来就把公主给赶出去，坐下就开了一瓶芝华士给何立坤倒上一杯，加上冰块。笑笑地看着他。

何立坤问：“听说了吗？”

“这么大的事儿不知道才怪。”

“谁干的？”

“不好说，反正不会是原来的几帮人，那些人充其量也就打打杀杀，敢杀许力宏而且动枪了，肯定不会是一般人；对了，最近两年咱们桥市的地面上有个叫‘崔哥’的特别厉害，你掌握没？”

“听说过，是挺厉害，但似乎他本人没什么动作。”

“就是这样才吓人呢，我都交了好几回莫名其妙的钱给他了。”

何立坤一口喝完杯中的酒站起来说：“盯紧点，许力宏也算是你的哥们儿，别让他死得这么冤。”走到门口却转头又问，美古今天过来没有？

侯进笑说不知道何立坤来嘛，要知道就早早请过来了，说何立坤也是，既然喜欢就放在身边做女友，反正也是单身怕啥呢？

何立坤笑骂又在胡说，随即叹口气。那女子岂是他可以随便接近的，她的身份何立坤早就心知肚明，不免有些遗憾……

我们总是在感叹着命运的诡异莫测，却也难说命运不是被每个人给牵扯着才有了更为奇幻的变化。当我们高喊着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在离自己远去，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所谓命运不过是我们在一厢情愿地听风就是雨！

第一章 棒棒李拓

1

当棒棒的李拓浑身冒汗。他就坐在美古那有些香味的席梦思床上，

李棒棒还在发抖。以至于看上去床都要抖起来了。美古就蹲在李棒棒的对面，但是她蹲的地方比放在地上的席梦思床垫的地势要高一些，用玻璃隔了做一个门，权当通透的卫生间，便是这个城里所谓保健城包间的通常设置。

客人们来了，小姐们先伺候客人在木桶里泡个澡，然后洗得软玉温香的抱上席梦思如此如此……

美古喜欢李棒棒。

李拓并不是那种经常光顾的客人，只是每次来他都只选美古。进入房间以后，他通常还会说一句：“你要不要先休息下？”凭如此雅得精彩的一句话，美古怎么可能会想到李拓仅仅是一个以卖力气为生苦哈哈的棒棒呢？

并不是说卖力气的苦哈哈兄弟花不起这个钱来找她们这种深居简出、养在绣楼里的小姐，而是苦哈哈兄弟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这些“有钱人才会出入，才敢出入的”地方纳入到他们的想象中。他们要的是那种充斥在七坑子“十五块钱加碗小面”就能搞定的婆娘。

棒棒李拓注定是个异类。

“棒棒”是这座由来已久的古城里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它也是这座活到如今，越活越莫名其妙的城市人唯一值得称道的，对现代汉语言体系的一个具体贡献。其实所谓“棒棒”，就是他们对所有以卖力气为生的挑夫、脚夫、搬运工们最贴切的爱称。

这座名为“桥市”的城正日益用更加兴奋的姿势和谐地平坦下去，但棒棒兄弟们却已然成为城市运转的核心资源动力之一，是城市人最可靠的“听用”，棒棒

族体现了“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一伟大的真理！——这是桥市荷花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黄运来在一篇文章里的呼吁，他真是一个业余作家。但今晚棒棒李拓奇异的表现让习惯蹲着拿喷头冲洗下身的美古有些奇怪。李拓的皮肤都呈现出一种健康的酒红色，如同剥了皮的青蛙。被剥皮的青蛙还会动，他也还在抖。

“美古，我……刚……刚才去的那家……绝对杀人了，好大股血腥味！”

“干啥哟？你莫吓我，吃错药了么？”

“真……真没骗你。我刚……刚才去替人家送东西时看见的。”李拓自然不会说他刚才是替人挑东西回去，挣了五块钱力钱。

“你看见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闻见了那里间屋里有血腥味传出来。”

“我不管你闻见了或者看见了什么，但是你打算今晚这80分钟就这么一直抖？”

美古拿浴巾擦干了身子走过去，裸身从后面抱住李拓。她喜欢这个男人，但是这男人经常表现出来与众不同的文气让她有点烦。

2

美古什么都见过。

她又看见了一把雪亮的刀子出现在了客厅里，那刀是妈妈下午剥了笋皮顺手放在鞋柜上的。这把刀深深吸引着一个小女孩儿的目光，她如同在欣赏一件艺术品般仔细梭巡着窄窄的刀锋。泛着寒意的刀锋强烈地吸引着她，以至于刚刚被咬伤的乳房上那牵扯到每一根神经的剧痛也感觉不到了。

女孩儿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体态修长，发育得几近完美的乳房高挺着，其中一只深深嵌着一排牙印儿，渗着血珠儿……她赤着身子慢慢走向沙发，比一只猫更加安静。

沙发上躺着一个熟睡的男人，他睡得很安稳，以至于在梦中露出了一些难以捉摸的笑意。他是这女孩儿的继父。今天晚上，妻子又出去帮人赶一批急活儿，她是个不错的裁缝。而他也终于在今晚干成了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此刻他累了。

刀锋只是一片窄窄的寒意，隔开的却是两个世界。美古认命，自从她从容逃离那个城市就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原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李拓安静下来了，他只有和美古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片刻的宁静。他在美古的耳边说：“你不做了嘛，跟我。”

“算了吧，你养得起我吗？反正跟你也就是你进我出的那点事儿，在哪儿不一样呢？”

美古抱着李拓的脑袋，任由他胡乱着舔自己散发着沐浴露清香的身体，有些痒。她一直可怜着这个男人，在欢场女子身上居然投放了真感情。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不晓得，反正就喜欢找你，也许你是我前世的老婆。”

美古吹了一声口哨，斜倚着墙壁，让李拓开了两罐酒柜里的啤酒，两个人光着身子坐在床上喝。她看着李拓大口喝着酒，不由得笑起来。她经历的男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样的男人她没见过。

“你别出来玩儿了，挣几个钱不容易，找个好女人过日子吧。”

“我有了钱就娶你。”

“呵呵，许诺说娶我的多了，只有你一个许下的诺言我愿意相信。”

门外响起了老鸽子催促快一点的声音。美古顺手就将拿着的啤酒罐扔到紧闭着的门上，门外立即安静而屋内响起了汽笛般的气浪……

美古所在的这家名为“七色花”的洗浴城原本是一个女老板在经营，现在却换成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管事。此人名叫李健，体格很匀称，倒是遭女人疼的那种。他和这洗浴城原来的老板算是情人关系，自从那女人放手让他全权掌握这洗浴城的大权，自己回风街开个小门面之后，他便如鱼得了水般鲜活起来。但这家伙虽然背着那女人时不时要吃吃窝边草的“小妹儿”，唯独不敢动美古。他知道只有这妮子是可以随时和你性命相搏的。

李健好容易看到美古的门开了，就赶紧走进去说有人等她很久了。刚穿好衣服的美古看了眼坐在一边的李拓，轻描淡写地说这男人约了她去吃夜宵，自己今晚也不想再做生意了。

李健有些为难的样子，突然就对李拓吼起来：“你搞舒服就算了嘛，还缠到我们妹儿做啥呢？”很明显，李健之所以对他的这个“上帝”如此变态，那另一个在外边等的“老天爷”一定是他惹不起的主儿。

美古一把按住了要站起来李拓温柔地说：“你不急嘛，稍微等我一会儿好吗？”说完转头就问是谁在等。

李健一摊双手：“崔哥安排的人嘛，除了崔哥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嘛。”

美古的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笑，说自己过去看看，便袅袅娜娜地走了出去。没过几分钟又走回来对李拓说可以走了。

美古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四张一百的扔在余温未退的床上，拉着李拓就走。李健坐在床边收起钱不由得也摇头笑笑，嘴里骂骂咧咧却也知道这女子是根摇钱树得罪不得。心下又想，这女子一定是根毒树，迷她的一定会最终被毒死的。

美古带着李拓到了一个她时常光顾的街边小摊，点了几个菜开了酒说算是正式认识一下。

李拓说自己很不好意思了，让美古为了自己也许会惹上麻烦的。

美古真是从心里觉得眼前这人太可爱了，但她有些赧然地笑一笑：“麻烦？自我踏进人世里就没见过不麻烦的事。”

李拓感叹一句，“你真的很有气质，我觉得你即使要上班也不应该在这里上班，委屈你了。”

美古真的就憋不住笑了：“你好好地吃你的吧，老这么酸乎乎的干啥呢？你以为你真是李嘉诚的私生子吗？”

男人却认真了，说也许自己真可以帮她的。眼里流露出的一抹温情让美古的身子不禁一抖，长久以来情感的系念于她本是镜花水月一般，如今却在这街边小摊里真实地出现了，尽管对面坐着的男人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

两个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有再多说话，一直到李拓把美古送回洗浴城的楼下，美古才说让李拓留下个电话，平日里无聊时就可以乱吹吹。男人自然明白这玲珑剔透的女子那真正意思是，让他不要再到这里来花冤枉钱，有情绪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外边消遣，外边的世界是如此的大。

李拓噤嘴着说自己刚来这城市不久，还没有配手机。

美古笑得花枝乱颤，随手就把自己的手机塞到了李拓手中，说这下是真的方便许多了。她原本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何不趁着月色留住这老天爷好不容易赐予的那一点点开心呢。

3

李拓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一头就栽倒在凌乱的床上，心跳有些快。他把脸埋在被子里，刚洗过的被子还散发着一股奥妙洗衣粉的味道。他无声地笑了出来，对于

在这城市里以当“棒棒”为职业的人来说，住一套每月800元租来的两室一厅，衣服鞋袜乃至被子床单定期清洗，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

不过，今天下午在那间有着浓重血腥味儿的房子里，确实还是真的吓了他一大跳，难道异类真会碰上异类吗？

打开电视机，李拓看到了一则本市新闻，本市有着富庶身家的杰出人士许力宏在自家门口被人枪杀，此案已经轰动了整个城市。他斜靠在床上，看着晃来晃去的画面忽然嘴里冒出一句话：“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呢？”

李拓想了想，走到卫生间里，从隐蔽处麻利地取出一部崭新的手机，又打开几个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着，然后才拨出去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城市就要刮大风了，让那两个家伙收敛点儿，特别要约束好底下的爪爪些，好好做生意不要惹事。”

打完了把手机放回原处，他又悠悠荡荡回到床上躺着，从裤兜里摸出美古的这部翻盖的宝石蓝手机，仔细摩挲着，内心里所有疲倦都化作了一声轻轻的叹息。窗外的月光依旧很冷地看着这个男人和这座层次过于丰富的城市，一切都还处于未知的时候。

4

何立坤在荷花区公安局召开了“奇异花园枪击案”专案会议，成立了翟书记为指挥长自己任专案组长的专案组。翟书记这个精干老头在会上把桌子拍得砰砰响，说如果不能破案自己就首先辞职以谢天下，但自己辞职一定先撤了这些警长、队长们，被老百姓养着却不能保一方平安，那就别吃这碗饭，省得噎死。

何立坤扫视了一眼鸦雀无声的会场说：“书记的话很重，但说在了情理上，不能保一方平安，还要我们干什么？大家有没有信心？”

众人齐刷刷地吼出一声“有”，却把端起茶杯来喝茶的翟书记给吓一跳，手一抖茶水就泼出来。他看着何立坤说你干吗呢，用你的这帮人吓唬我老头子是吧？逗得全场都笑起来，他却站起来说无论如何，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破不了案，就别怪我老头子不客气。

黄运来首先报了大规模的摸排情况汇总，真的和侯进猜测的一样，并不是传统的帮派所为，但现在传统的帮派出现了合并做大的迹象却让人不得不重视。李

若惜通过协调技术科，已经确认枪弹是六四式手枪发射的……

一场专案会开完，郝强才从外地赶回来，进门就咋咋呼呼叫唤说谁有这么大胆子呢？何立坤安排郝强率一队督守在区分局全力配合黄运来。自己则带着李若惜回市局部署更大规模的摸排与搜捕，力求做到内外联动，尽早将疑犯逼出来。

李若惜坐在车上，手不自觉地就去摸了摸何立坤放在操作杆上的手。何立坤反手就抓住那柔弱的手掌，捏了下说这可是自己送上门的啊。

李若惜的脸腾地变得通红，说真是讨厌得很，又绷不住笑了。

车停在一处红绿灯的三岔路口，两人正在说着各自的观点，突然一辆红色摩托车开过来停在他们的车边，在左绿灯亮的一瞬间，戴着头盔的摩托车手突然就丢进来一封沉甸甸的信，砸在李若惜的手臂上，疼得她惊叫一声。何立坤一把抓过来，就立即感觉到里边是一把枪，打开一看，果然就是那把作案的枪；再抬头，摩托车手早已不知去向。

何立坤手里拿着枪坐在办公椅上仔细欣赏着，这伙人真是够狂的呢，居然就把作案工具给送上门来。而作案工具的出现，并不等于就能找到凶手，反倒让凶手隐藏得更深了，因为送来的枪已经失去所有信息，同时包枪的信封居然就是市公安局的专用信封。

何立坤的手机响了，是美古打过来的。电话里美古呵呵笑着说是不是又想K歌呢？何立坤说想啊，可最近恐怕是没这份闲心了，只有闲下来再说吧。美古说你们也太忙了，有时候放松一下也挺好，至少能增加思维吧。

何立坤笑着挂了电话，心里掠过一丝阴冷的风。侯进是他当年特意手下留情放了一马的特情线人，美古就是在侯进请来教他唱歌好参加歌咏比赛时认识的。这女子一进门便亮出自己的身份说是出来混的，倒让他很吃了一惊。一来二去两人虽只是偶尔唱唱歌，却让何立坤察觉出这女子虽是风尘女子无疑，却并无浪荡之气，而侯进显然是有些失望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有些温暖，他走到窗边索性彻底打开窗户，看着大院里忙忙碌碌的同事们，心里一个闪念，那枪没有任何线索残留，正好说明这来处是有源头可循的，转回身来就给技术科打电话，让赶紧去研究所请枪械专家来。很快就有了结果，这枪是内部枪。

李若惜给何立坤送进来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又试探地问：“我去叫点饭就在这儿吃吧？”

何立坤喝了两口咖啡却站起来笑说自己马上要出去一趟，这饭局就先挂住，